



(相 声 集)

三请活诸葛

孙秀放 冉不巽 著

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

· 相 声 集 ·

三 請 活 諸 葛

孙秀汶 馮不异 著

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1963年·沈阳



2 038 1083 0

三請活諸葛

孫秀汶 馮不異 著

☆

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（沈陽市大西路二段同心東里12號）辽宁省文化局書刊出版登記證出字第3號
沈陽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發行

787×1092毫米·1/32印張·29,000字·印數：1—75,000 1963年6月第1版
1963年6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：T10158·358 定價(5)0.13元

目 录

住医院（对口相声）	1
打百分（对口相声）	15
三請活諸葛（对口相声）	27
黄半仙（单口相声）	36

住 医 院

甲：少見哪，同志！

乙：可不是，我鬧病來着。

甲：沒上醫院瞧瞧去嗎？

乙：住了半個多月的院哪！

甲：您看病是公費嗎？

乙：當然是公費嘍！

甲：公費醫療真好，治病不花錢。可是細想也不好，您要是老沒災沒病的，就不上算啦！

乙：國家舉辦衛生福利事業，以預防為主，醫療為輔。為的就是保護幹部身體健康，不生病。什麼叫不得病就不上算哪？

甲：我看有辦這個公費醫療的錢，還不如每個幹部每月多发兩塊錢折千兒呢！

乙：不象話。

甲：您說不象話？有病的享受這待遇，我這沒病的呢？實行公費醫療以來，我連个害針眼的時候都沒有過！後來我想起來了，我從小是虫吃牙，右邊缺兩顆牙，十幾年

啦，老也沒鑲，借着現在有公費醫療的機會，把它鑲上吧！

乙：鑲上好，嚼東西方便，少生胃病。

甲：我到医院看牙科，大夫檢查了搖頭說：“有困難，掉牙日子太多，旁邊的牙長歪了，鑲不上啦！”

乙：那怎麼辦哪？

甲：反正拔牙也是公費，一狠心：“得啦，誰叫是為了鑲牙呢，大夫，您把這倆歪的牙給拔了去吧！”

乙：好大的犧牲精神！

甲：不拔鑲不上啊！人家大夫不願意給拔，禁不住我一個勁兒的直央告，就給我拔了。後來牙鑲好啦，我這份兒後悔啣！

乙：不如原來的真牙好使吧？

甲：不，鑲得倒是挺好。

乙：那還後悔什麼呢？

甲：嚕，手術費、手工費倒是公家負擔啦，哪兒知道哇，材料費得自己掏腰包，收了我四塊錢哪！

乙：四塊錢可不多！

甲：不多？到現在我還為這四塊錢感到非常遺憾哪！

乙：別遺憾啦！花公家錢不在乎，花自己的錢就傷心了！

甲：雖然倒了個大霉，可也看出點甜頭來。

乙：什麼甜頭？

甲：敢情上醫院的人也有沒病的。我發現我們機關里的小劉

怕学习，跑那儿避难去啦！从那以后，我也会装病了。沒病装病，享受公費医疗待遇，要点药，放在家里留着。反正吃維他命丸比喝牛奶省钱。鑲牙我花了四块钱，您别看一回两回捞不回本儿来，架不住我上医院跑得勤哪！

乙：跑到医院捞本儿去啦！

甲：有一天，我正在家里看孩子們下棋，抬头一看墙上的鐘：“哎哟哟——可了不得啦！”

乙：干嘛这么大惊小怪的？

甲：差点儿耽误了我預約看病的鐘点。我一說我要看病去，我爱人赶紧掏出鑰匙，打开西墙那边的玻璃柜橱。我看了看瓶子，查了查罐子，瞧了瞧面子，数了数片子。

乙：这都是什么，乱七八糟的！

甲：这是我看病前的准备工作，我得把家里存的那点儿药、水、药膏、药面、药片都过过数。缺什么，好领来补上。我正盘貨哪……

乙：那叫盘貨呀，你把医院的药都搬运到家里去啦！

甲：啊！正这工夫，街坊二孀来啦，“大哥，我們老李感冒了，跟您要点药！”

乙：还管給街坊治病哪！

甲：我给二孀包了几片“A.P.C.”，二孀刚走，窗戶外头又喊：“大妹子！”对門王大媽把我爱人叫出去了。一会儿我爱人进屋跟我商量：“王大媽心口疼，寻点药

吃！”

乙：你家里成了施診所啦！

甲：我跟我爱人說：“王大媽可不能比二孀，人家二孀多外場呀，吃咱們的葯，經常不断地总要送点什么；这位王大媽白吃猴，一毛不拔，不能給她！你去跟她說，咱們这些葯不是白来的，为跑医院，我一年还得多穿好几双鞋哪！”

乙：嘿，不給就得啦，干嘛跟人家說这个呀！

甲：我一說这話，我爱人胆儿小，直給我提掇：“她是小人，別得罪她。”我一想也对：“得啦，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好在孩子玩的那些棋子有數余，給她几个吧，省得她滿市街学舌去！”

乙：什么？棋子治病？

甲：不是真棋子，上回我拿回一包鈣片，沒留神和卫生球放到一块儿，串上味儿啦，就給孩子当棋子玩啦！

乙：噢，这不是拿公家的东西糟蹋嗎？再說，鈣片能治心口疼啊？

甲：不治呀！

乙：应当給人家对症的葯。

甲：家里倒是有点苏打片，我还留着蒸饅头呢！真給她好葯，她心口倒是不疼啦，馬上我的心就得疼！

乙：給你买双鞋送来，大概就不心疼了！

甲：那是人情嘛！把王大媽打发走了，我拿好医疗証，穿上

衣服剛要走，我愛人說：“你這就走哇，決定看什麼病了沒有？干脆，你今天就替孩子他姥姥瞧病得了，要點安眠藥片來，她這幾天老沒睡好啦！”

乙：瞧病還有替的？

甲：唉（否定語氣），反正是藥，誰吃了不是治病呀！

乙：這，不象話。

甲：我到医院挂上号，在內科門外等着看病，眼看該我啦，赶紧先到飲水处，咕咚咕咚地喝了一通开水。

乙：喝开水干什么？

甲：喝完开水一試表，溫度准高，就是檢查不出別的病來，起碼還不鬧他兒片消炎片！这叫找綽門！

乙：噯，聪明都用在這儿啦！

甲：喝完开水就輪到我試表了，护士同志过来：“把表攔在舌头底下，別咬啊！”随后給我数脉搏。一会儿过来收表，瞧了瞧，三十八度九。喝！一边看着我的病历，一边直給我相面。

乙：看看病重不重。

甲：相完了面，她乐了，說：“敢情是你呀，好好儿坐着，过十分鐘再試一次。”

乙：怎么还試啊？

甲：大概我試表前喝开水讓他們看見过。过了十分鐘，我又試了一回表。

乙：这回呢？

甲：三十六度四。

乙：热水劲儿过去了！

甲：进到屋里，大夫也冲我直相面，问我：“又怎么不舒服啦？”我说：“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。”

乙：（讽刺地）是你呀，还是孩子他姥姥呢？

甲：在医院就得说是我。大夫问完我话，随后就给我这么一检查：量血压，听前后胸，敲肋骨，翻眼皮，看扁桃腺（翻乙嘴，用扇比作压舌板），“啊！”

乙：“啊！”（对观众）给我看上病啦！

甲：大夫给我检查完了，就拿起笔来往病历上写字。我当他要开药呢，好劲，他冲我一抬眼皮说：“好啦，你挺健康的，回去吧！”

乙：不给药啦！

甲：我一看，这个大夫医疗作风大有问题。我先想跟他吵，又一想，别价，也许我刚才说的话他没听见。我又重了一句：“大夫，我夜里睡不着觉，得吃点睡觉的药。”大夫这才答复我：“睡不着觉？晚上多休息！别想心事就能睡着了，不用吃药！”

乙：看你怎么办？

甲：我说：“不光睡不着觉，我的头还疼得厉害！您给点止疼药吧！”

乙：干嘛又说头疼？

甲：反正他不能打开瞧瞧！

乙：要上賴皮啦！

甲：大夫一听我說头疼，沉下臉来啦：“剛才我給你檢查的特別仔細，今天你要是真有病，我可以負完全責任。”

扭头对护士說：“叫下一号！”嘿，他不理我啦！

乙：走吧，人家够客气的啦！

甲：走？我臉紅脖子粗地問他：“公費医疗章程上写着头疼甬吃葯这一条啦嗎？”旁边护士搭碴儿了：“別麻煩啦，想吃葯的話，你家里的葯够吃两年啦！”

乙：把你們家底儿都給端出来啦！

甲：我一听，火儿啦，打人不打臉，罵人別揭短，医院今天太讓我下不来台啦。我一边往外走一边嚷：“我回机关通过上級跟卫生部交涉。你們这簡直是破坏公費医疗哇！”

乙：好勁，倒打一耙！

甲：医院里惹了一肚子气，我回到机关。进了門还没歇口气儿哪，科长就把我找去了。他跟我这么談的：“同志，医院来电话了，給咱們提的意見很正确。我平常注意得不够，沒能及时糾正。你先回去好好地想想吧！”科长的話說得倒挺客气，沒想到旁边的人直跟我过不去。这个說：“往后你沒病別往医院跑。”那个說：“你搞好工作才是真格的！”

乙：人家批評的对！

甲：我回了家，越想这碴儿越堵心，越琢磨越不是味儿，臉

冲着西牆的玻璃柜橱我就流下眼泪来啦！（擦泪）

乙：能認識錯誤，以后注意改正就成啦，別难过啦！

甲：我不难过別的，柜橱里还有十几个药瓶子哪，一个瓶子能退一角錢的押金，那是多少錢哪！医院我是沒臉再去啦，这笔錢我可上哪儿报銷去哟……

乙：噢，你哭瓶子哪！

甲：瓶子是小事兒，我賭的是这一口气兒。算我栽啦！好，不去就不去。往后再想讓我去，非得用汽車接送，我才去呢！

乙：你还是沒徹底認識錯誤，瞎惱什么气！

甲：他們想不讓我去，行嗎？我又去啦！这回还是他們用汽車把我送走的！

乙：怎么回事？

甲：有一天，我正上着班，忽然肚子疼得直不起腰来啦。机关用汽車把我送到医院。經過檢查，是急性闌尾炎，需要动手术治疗，得住院。

乙：真病啦！

甲：我一听說要住院，又是喜又是忧。

乙：怎么又是喜又是忧呢？

甲：早就盼着住一回不花錢的医院，沒机会，这回可实现了，这是一喜；上回在医院里栽过跟头，这回住院，大夫、护士都認識我，我还能吃得开啊！这是一忧。其实，我白忧啦，赶上医院床位不够，給我轉院啦！

乙：换了医院，你可别那样了！

甲：是啊！轉院就不能象在原来那个医院看門診那样听他們呵叱啦！

乙：啊？

甲：这回轉院啦，誰也不認識誰啦，摆摆譜儿吧！从住院那天起，我就是一会儿冷，一会儿热，一会儿渴，一会儿餓。不是找大夫，就是找护士，反正不能讓他們閑着。手术后第二天应当下地我也不下地，事事要护士伺候。有一回，才可乐呢，我打鈴：“噲——”的一声，把护士找来，我說：“要便盆！”

乙：想大便啦！

甲：护士拿来便盆，我挤了半天，沒么儿。护士就把便盆拿走啦。我这儿又打鈴：“噲——”护士洗着半截手就跑来了。我說：“要小便壶。”

乙：剛才你大便的时候沒小便嗎？

甲：忘了！

乙：象話嗎？沒有光大便不小便的。

甲：您怎么說的跟护士一样？不过这話倒还有理。我說：“那……你給我倒开水吧！”护士給我倒着水，我就合着眼装睡，估摸她走啦，我刚伸手要打鈴，就听见：“别打鈴，在这儿呢！”我一睁眼，她还在我旁边呢！

乙：护士怎么沒走？

甲：她說：“我就知道你这毛病，压根就沒走！”

乙：把你看透啦！

甲：护士问我：“还有什么事呀？”我赶紧回手掏出钱来，
说：“劳驾，您给我买盒烟！”

乙：又想抽烟啦！

甲：护士说：“病房制度禁止吸烟，工作人员也不替病人买烟。”我还想再跟她讲讲理，她说：“对不起，不是光您一位病人，我还得那边瞧瞧去！”说完扭身就走，把我干在那儿啦！

乙：自找嘛！

甲：由这件事，看出这医院的护理工作有问题。

乙：怎么？

甲：你说，国家照顾我们治病，大夫、护士就应该好好地伺候，要不怎么叫为病人服务呢！病房里不准吸烟，你不会开动脑筋找窍门儿？

乙：找什么窍门儿？

甲：用担架抬我上休息室抽烟去，抽完了再把我抬回来！

乙：没听见说过。

甲：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又想起一件事：上回想给孩子他姥姥要安眠药没要成，买也没处买去呀！

乙：有处买你也不肯花那笔钱哪！

甲：这回我有主意啦！（唱）“巧儿我，采桑叶，来养蚕……”

乙：怎么啦？

甲：叫护士。

乙：怎么不打铃呀？

甲：这比打铃还强哪！我这么一唱，护士马上打着手电过来啦：“喂，喂，别人还睡觉哪，你别唱呀！”“老睡不着怎么办？”护士没言语走了，一会儿给我拿来两片安眠药来说：“吃完了好好睡吧！”黑灯影里我把拿药的手往嘴边一送，操起茶壶来一仰脖儿，咕嘟就是一口。

乙：把药吃了？

甲：把水喝了，变了个小戏法，把药留在手心了。护士一走，我就把药藏在抽屉里，心说：明天晚上我是“外甥打灯笼，照旧（舅）”！凑这么几天，我就够孝顺老太太的啦！

乙：那叫孝顺老太太呀，你这是盗窃公家财物！

甲：一晃儿五天，拆线。大夫催我下地，说活动活动省得肠子发生粘连。我一想：对，躺着也是闷得慌，下地吧！

乙：早就该下地！

甲：下地以后，到外科病房门口蹿个弯，再回到屋里一拉小桌的抽屉，哟，丢东西了！

乙：病房里哪能丢东西？

甲：丢啦！我刚要嚷，护士同志过来说：“这两天夜里给你的安眠药，你怎么没吃？我们已经收回了，下次不许再

留药！”

乙：得，白费心机！

甲：我直说好话：“我是留到真睡不着的时候再吃，还给我吧！”

乙：不能给你啦，这是安眠药，人家医院得负责，怕你吃多了出了意外。

甲：出意外？你盼着我死啊！你是瞧上我们家那些药啦是怎么着？

乙：我没收回你的药，别冲着我来！

甲：第六天大夫查病房来了。到我这儿一看，伤口长的挺好：“你可以出院回家休息，一个星期后照常上班。”

乙：叫你出院哪！

甲：我说：“家里休息跟这儿休息不是一样吗？我在这儿再忍一个星期得啦！”

乙：你得给别的病人腾床位呀！

甲：大夫也跟你一样不讲人情，他还笑哪，说：“病好了就得出院，这是制度呀！”

乙：本来应该出院，多住没用。

甲：凭什么出院哪？在医院住有人伺候，比家里方便得多，这是一；住医院白天睡懒觉没人管，这是二；住上一月两月的照样拿薪金，这是三。有这三大优点，我才不走呢！

乙：嗨，这种话你也真说得出口来！

甲：我心里这么想，嘴里哪能这么說呢！大夫一強調制度，我就答应“是，是，是！”反正他一走，出院不出院，还得看我願意不願意哪！

乙：自願的原則不是这样用法！

甲：第二天早晨又查病房了。大夫一瞧見我就問：“你還沒走哪！”我說：“天冷啦，我打電話跟家里要衣服去啦，沒衣服怎么走哇！”

乙：強詞奪理。

甲：又过了一天，大夫又催我，我說：“我又給家里打电话啦，旧棉衣不能穿了，他們又給做新的去啦！”

乙：得，这一下起碼推出一星期去。

甲：你总不能讓我挨冻不是！日子过得真快，我一算，又住了六天啦，这回催我出院，我說什么呀！晌午，飯来啦，吃包子，猪肉白菜餡，还有小米粥。我正等着吃包子，医院的护士給我拿来一包衣服，說：“机关給您送衣服来啦，今天，今天您可以出院嗎？”

乙：得，准是医院把情况反映給机关了！

甲：我想来想去，机关已經知道我在这儿泡了，再住下去可不相宜啦。反正胳膊擰不过大腿去。我楞了半天，“噓，出院出院啦！”

乙：早出院多好！

甲：可是就这么一走，面子上又显着不好看，我轉轉面子：“出院可是出院，我得声明，我一不欠住院費，二不短